

D-DAY

诺曼底登陆80周年

不难理解。首先，在诺曼底的大多数纪念场馆里对德国人形象的表达基本上都是丑化的，德国人看到心里肯定是有些别扭的；其次，纪念二战中的死难者在德国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大的争议，要以什么样的名义去纪念，仍然很尴尬。”

胡春春表示，作为战败国，德国二战纪念文化的核心是“永不再战”，并不像英法是去纪念战争的胜利，或是自己的士兵有多么英勇、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等。德国发展出来的是一种战争反思，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文化。

而对于诺曼底登陆，胡春春告诉《新民周刊》，在德国根本就没有为此特地设定的纪念日，德国人只是慢慢接受了“D-Day”这个英语单词而已。对于这一天，德国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记忆，大家普遍认为诺曼底登陆只不过是纳粹发动的战争后期众多军事失败中的一场而已。

“这同样很能理解，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喜欢纪念自己的失败，哪怕像德国人这样对自己在二战的罪行认识得很彻底的民族。”胡春春强调，诺曼底登陆战役被视为终结德国纳粹对欧洲占领的序曲，向来是当时所有西方同盟国的节日，“上

世纪80年代，时任德国总理科尔曾接到过邀请，但他没有参加”。

直到1985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纪念日这天，时任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议会发表的演讲为后来德国能够参加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做了铺垫。

当时联邦德国已成为西方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但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并不平静，特别在二战认识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共识。有人认为，二战希特勒政权一小撮人发动的，年轻一代无需为上辈人的错误负责；有人认为，德国战败投降、国土分裂，已经付出了代价，一味认错不利于德国成为正常国家；还有人把德国描述成盟军轰炸和苏联红军的受害者，渲染战后的生活困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魏茨泽克的演讲是德国在为二战的历史认识指引定调，给未来指引道路。面对国内外的关注，魏茨泽克用这样一段话开了头：

“5月8日首先是一个记住人们苦难的日子。但也是我们反思历史的日子。我们越坦诚地面对这一天，我们就越能自由地面对责任……5月8日是一个解放日，它把我们非人道和独裁的纳粹政权中解放了出来。”

“魏茨泽克第一次把二战结束

日定义为德国的解放日，而不是代表屈辱的‘投降、被驱逐和失去自由’。在他做了这样一个话语转换之后，德国人看待二战历史的心情逐渐自然。”胡春春分析道。

2004年，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日，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首次应邀出席。他站在卡昂和平纪念馆门前，发表了这番感言：“法国对1944年6月6日的记忆与德国不同，但最终陌路同归到相同的信仰，那就是我们渴求和平。”围观的群众自发给了他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是欢迎，也是和解的讯号。握手、拥抱、相视而笑，施罗德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的碰面，如同两个许久不见的老友重聚。

纪念从民间到国家

事实上，诺曼底登陆的纪念仪式，自身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它最早仅仅是民间自发的悼念。二战结束之后，诺曼底地区就出现了各种纪念仪式，其中退伍军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时这种纪念仅仅属于诺曼底地区，至多扩展到英美军方，属于纯军事性质的纪念，各国首脑并不出席。在罗纳德·里根之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参加过仪式。1978年，吉米·卡特虽然参加了纪念，但他是以私人身份，而不是在任美国总统的身份出席的。

而在法国，从1964年20周年纪念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出席开始，一直到他下台后戴高乐派继续掌权时期，对诺曼底登陆纪念活动始终表现出一种反常的缄默。主要原因在



左图：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场，就表现了奥马哈海滩。